

典藏介紹： 1947 年高雄市政府職員服務日記

撰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研究部企劃專員 莊建華

壹、前言

過往二二八事件被視為禁忌，直至 1990 年代以後，由行政院組成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該小組搜集相關檔案及大量的口述訪談，並於 1994 年作成研究報告，對二二八施政或補償的依據。近幾年來，結合公部門、學術單位及民間的力量，有更多相關的檔案陸續開放或解密，讓事件整體的脈絡更加清晰。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下稱高史博）亦致力於二二八事件於高雄的相關學術活動，如 2013 年與高雄市西區扶輪社、高雄中學共同舉辦「改寫歷史『二二八高雄中學自衛隊』座談會」，邀集許雪姬教授及當時的參與者陳仁悲先生等人共同參加。¹ 2017 年於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時，辦理重返壽山高雄要塞司令部彭孟緝及二二八談判代表開會的歷史現場與「解密·國際檔案中的二二八事件特展」。² 除活動外，高史博陸續針對事件受難者顏再策家屬——顏陳秋霞女士及雄中學生會會長方振淵先生³ 進行相關口述歷史采集。

二二八事件於臺北發生後，因消息傳遞，各地秩序日漸失控，發展情形也不一致。隨著政府陸續解密政治檔案，相關研究已相當深入，去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下稱二二八基金會）所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已經很大程度地基於新開放的政治檔案，進行各項議題的研究。⁴ 高雄地區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學者們已積累豐碩的研究及口述歷史，最早有高雄市文獻委員邀請許雪姬教授進行《續修高雄市志 卷八

1 該座談會後則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將座談會及相關雄中自衛隊研究集結成冊，出版《改寫歷史：二二八高雄中學自衛隊座談會手冊》（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3）。

2 後續則由高史博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作於 2018 年 2 月將部分由海外收集的檔案集結成冊並予以翻譯成《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海外檔案選譯》（臺北：遠足，2018）。

3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研究部訪問記錄，〈顏陳秋霞女士口述訪談稿〉，《高雄文獻》，7（3）（2017），頁 198-205；王御風等訪問，莊建華記錄，〈見證歷史的轉折——方振淵先生訪談紀錄〉，《高雄文獻》，8（3）（2018），頁 144-161。

4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編，《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臺北：二二八基金會，2020）。

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的撰寫與《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口述訪談，⁵對高雄市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脈絡有了相當程度的梳理，接續又有林秀玲、鄭志敏、張守真、王御風、蘇瑤崇⁶等人分別針對高雄中學、地方仕紳應對及海外檔案等主題進行相關研究篇章。近期隨著國史館及二二八基金會陸續公布檔案，使事件原貌越來越清晰。

為此，高史博於 2006 年曾由民間收入一本《1947 年高雄市政府職員服務日記》，並於同年經典藏委員審議後核定為本館典藏品。該日記主要記述時間為 1947 年 1 月 20 日至 3 月 10 日止，對於二二八事件期間，高雄所發生的狀況，有親身經歷的見證。然因，這本服務日記中並無記載記述者為何人，使得該日記一段事件經歷者的證詞無法呈現。有鑑於此，本文主要的目的有二：一是介紹這本服務日記，並從條目內容試著整理出記述者的可能人選，二是由日記中所撰述之條目了解事件發生的經過，為日後研究提供可參考的方向。



圖 1 服務日記封面

照片來源：作者不詳，《1947 年高雄市政府服務日記》（1947），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登錄號：KH2006.002.070。

貳、服務日記的相關介紹

首先，從外觀說明這本日記，日記本為灰底軟殼裝的書籍樣式裝訂，封面上載有「服務日記」四字，下方則署有「高雄市政府贈」字樣。高史博典藏中目前以《1947 年高雄

5 許雪姬編纂，《續修高雄市志 卷八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5）；許雪姬、方惠芳等訪問，吳美慧等記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許雪姬，〈高雄二二八事件真相再探〉，收於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編，《紀念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8），頁 169-214。

6 林秀玲，〈高雄中學與「二二八事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鄭志敏，〈從「市參議員」到「悽慘議員」——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高市文獻》，22（1）（2009），頁 37-68；張守真，〈高雄市區「二二八事件（高雄三三事件）」與士紳救援工作〉，《高雄文獻》，7（3）（2017），頁 6-97。王御風，〈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1920-1960）〉（臺北：玉山社，2013）；蘇瑤崇，〈新史料新觀點下的二二八事件研究——以「軍事鎮壓」為例〉，《高雄文獻》，7（3）（2017），頁 98-125。

市政府服務日記》命名。然，仔細翻查內外頁面，發現無任何姓名註記。再者，就日記本結構而言，首頁如其他政府出版筆記一樣，印有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肖像，下方為愛國心、榮譽心與責任心的提字（如圖 2）；次頁則印有高雄市長黃仲圖肖像，並搭配毛筆字書的「不斷的努力與學習」精神標語（如圖 3）；緊接續還有「國民政府國定紀念日表」、「1947 年年曆」。在年曆後為記事頁，一頁四欄，記述者的 23 則記述就是記載於此。記事頁面後則接續還有國民政府相關文宣，如「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表解」、「心理建設表解」、「社會建設表解」、「物質建設表解」、「地方自治開始實行表解」、「公務員服務法（民國 32 年 10 月公佈）」等等政治精神層面的相關宣傳文件。



圖 2 服務日記中行政長官陳儀肖像

照片來源：作者不詳，《1947 年高雄市政府服務日記》（1947），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登錄號：KH2006.002.070。



圖 3 服務日記中高雄市長黃強肖像

照片來源：作者不詳，《1947 年高雄市政府服務日記》（1947），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登錄號：KH2006.002.070。

接續有高雄市政府相關資訊，如 1947 年的「高雄市政府暨附屬機關單位主管人員名冊」、「警察局主管人員聯絡資訊」、「高雄市正副區長人員」、「高雄市立中學校校長」及「第一屆高雄市參議會參議員」等多種通訊錄，均可作為了解二戰後初期高雄市人物群像。

正如上述，關於內文日記部分可見附錄，1947 年 1 月 20 日起記述至 3 月 10 日止，共記述 23 則記事，其中，3 月 3 日事件發生前僅用寥寥數語寫下每日工作重點。自 3 月

3 日迄 3 月 10 日止，則逐日記錄二二八事件期間的心境。

參、服務日記中可能人選？

然而，究竟這本服務日記的記述者可能是誰呢？

目前除了 23 則記事外，無任何文字能證明日記歸誰人所有，僅能就記述內容推測。首先由 1 月 20 日、21 日、24 日的相關記述中，除了 20 日的參加市參議會例會外，均有同一主題，即為參加「冬令救濟會捐募」，何謂冬令救濟會捐募？

1946 年 12 月由行政長官公署制定〈臺灣省冬令救濟實施辦法〉，明定由各縣市辦理冬令救濟，主要透過動支地方經費或向各地殷戶捐募向各縣市赤貧、殘疾或因受災害而不能生活者，以工賑、小本貸款或發放代金等方式給予補助，以求平安度過嚴冬。⁷ 該辦法規定各縣市應於每年 12 月 16 日起至隔年 3 月 15 日辦理。各縣市冬令救濟委員會則依各地狀況成立救濟委員會，高雄市共分得 2 萬臺幣。目前已無法查得 1946 年冬令救濟會成員名單，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有 1 份 1947 年 11 月分的相關人員名單，該名單中透露出些許端倪。

名單中可見到冬令救濟委員會由高雄市長黃強擔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為陳啟川，其中有委員唐傳宗、楊金虎、彭清靠及各區市參議會議員等。救濟會下設查放組、事務組與捐募組，查放組由議長彭清靠擔任組長、主任秘書長蔡景軾擔任幹事；另外，設有負責聯絡及相關行政業務的事務組由民政科長沈幼軒擔任，幹事則由民政科科員何昌盛擔任。捐募組由市參議員蔡金水擔任組長。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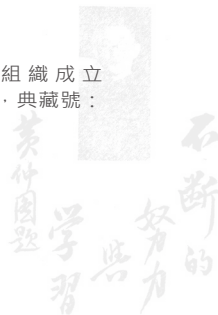
從名單中顯示救濟會組成由高雄市政府及市參議員等人士共同籌辦，這本服務日記的主人出現了兩種可能，一是市參議員，二是市府民政科職員。早期高市文化局出版的《看見老高雄》一書推測該書為市參議員所擁有，⁹ 這個推論筆者先按下，待後續再予以分析。

如果我們先預設日記的主人為市府民政科職員，檢視高雄市政府民政科組織如 1946

7 〈冬令救濟辦法，市縣組冬令救濟委會〉，《民報》（1946 年 12 月 6 日），第 3 版。

8 「高雄市冬令救濟委員會成立日期電報案」（1947 年 11 月 8 日），〈各冬令救濟委員會組織成立（0036/012.1/110/1）〉，《臺灣省級機關》，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件：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號：0040121000060002。

9 鄭德慶總編輯，《看見老高雄》（高雄：高市新聞處，2001），頁 155。



年 7 月市府調整行政機構，民政科下設行政、戶政、社會及衛生四股。¹⁰ 其業務相當廣泛龐雜，不僅辦理各級民意機構的建立，如市參議員、區長、區代表及里長等選舉業務，還負責戶口清查、人民團體等各項業務。對比日記末所附各科室的名冊，若日記主人為市府職員的話，可能人選為民政科長沈幼軒、行政股長康王貴、社會股長許藏武、衛生股長龔堂顯、指導員陳彬森、許以復、楊培昆等人所有。這其中指導員楊培昆、陳彬森及許以復皆負責地方自治業務。職員中僅康王貴、許藏武與龔堂顯為臺籍，其餘為外省籍人士。會提到省籍，是因為這在判斷記述者身分時也起了參考作用。

接續後幾日的記述，如 1 月 26 日「三民區合作社籌備委員會開會」、30 日「出席里民會議推行合作社組織事宜」與 31 日「營事業會議因病不能出席，下午七時出席區合作社組織事宜里民會議。」由上述三條事件記載，記述者這幾日的活動為參加推行合作社組織之相關活動，戰後初期為拉攏地方仕紳，在原有日治時期的基礎上輔導農會轉型、整理信用組合，並加強發展合作社事業，各產業及地方政府紛紛成立信用組合。

從先前參加冬令救濟及發展合作事業兩項業務，¹¹ 加上三鳳亭（今三鳳宮）的廟宇修建等宗教團體事務的參與，這幾項業務作綜合評斷，記述者若為市府職員的話，人選會限縮至掌管相關業務的沈幼軒¹² 與許藏武¹³。

另外，就市議員部分，較簡單能推測出相關的人選，首先根據 1 月 26 日、30 日三民區里民大會推行合作社組織事宜，另 2 月中參與二次三鳳亭的修建委員會的籌備會議。就選區劃分而言，三民區的合作社推展事宜，除了市府職員外，一般只會有三民區的市參議員會參與。根據 1946 年的高雄市參議會選舉結果，三民區共選出 3 位市參議員，¹⁴

10 「高雄市政府組織規程草案及員額編制表送案」（1946 年 5 月 21 日），〈各縣市政府員額編制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1210017014。

11 根據民政科組織而言，關於人民團體部分，原先接收時設有組訓股，但旋即併入社會股，負責辦理人民團體組訓事項。參考自高雄市政府秘書室編，《高雄要覽》（高雄：高雄市政府秘書室，1948），頁 31。

12 沈幼軒，時任高雄市政府民政科長，江蘇鹽城縣人，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後投筆從戎轉任軍職，曾任山東等各省國稅機關課長、所長及閩浙贛三省綏靖指揮部上校專員。二戰結束後，沈氏隨軍來臺，先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民政處專員。1946 年 11 月調派為高雄市政府民政科，便長期辦理民政業務。1961 年民政科改制時，又擔任首任局長，1976 年辦理退休，共在高雄市任職長達三十年。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科杜濂沈幼軒任免案」（1946 年 10 月 30 日），〈高雄市人員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1340013。

13 許藏武，1918 年生，澎湖白砂人，後隨家遷至斗六街居住，斗六公學校畢業後，考入臺南南榮中學，1937 年赴日就讀宮崎縣高鍋中學校，1939 年後進入高松高等商業學校專修科就讀，一年後畢業後即返回臺灣，入專賣局高雄支局擔任囑託。檢視許藏武的學習成績單，發現在學校中曾修習過支那語（北京話）課程。二二八事件過後，3 月 22 日隨即調任為建設局工商課長，後又出任高雄市第三屆議員。資料來源：「全許藏武全」（1940 年 1 月 1 日），〈昭和十五年一月至三月人事書類其二專賣局〉，《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12510064。

14 〈高雄市參議員票選決定〉，《民報》（1946 年 3 月 31 日），第 2 版；趙性源編纂，《高雄市志民政篇（中卷）》（高雄：高雄市民文獻委員會，1960），頁 182-184。

分別為王隆遜¹⁵、邱道得¹⁶與孫太雲¹⁷。

服務日記若為市參議員所有，日記中所載的2月13日與3月2日參加三鳳亭的活動，人選為孫太雲的可能性就不高。為何這麼說呢？首先，根據資料顯示，邱道得與王隆遜為三塊厝聚落選出，孫太雲則為灣仔內、大港埔一帶所選出的市參議員。三塊厝為早期王、鄭、蔡三姓為主所發展出之聚落，三鳳亭為其信仰中心。該廟宇據傳聞為明鄭時期即由龍水一帶分靈至此祭祀，同治年間重修時已有屋宇八間的規模，1920、1947年又分別進行重修。其中1947年重修時，能見邱與王同時對廟宇進行捐獻。兩人對於三鳳亭之關係也較孫太雲來得有淵源。兩人不僅在1947年重建時捐過款，也分別在日後三鳳宮遷建至河北路時給予大力協助，邱道得還是當時主導遷建的主任委員，王隆遜則任顧問，¹⁸王所提的對聯至今仍高懸於三鳳宮之門楹上。



圖4 位於今三民區河北路的三鳳宮現貌，舊名三鳳亭
圖片來源：莊建華攝於2021年3月21日。



圖5 王隆遜所書之對聯
圖片來源：莊建華攝於2021年3月21日。

- 15 王隆遜，1906年生，王家世居三塊厝為望族，1923年畢業於高雄商業補習學校，但從小即受浸於漢學，喜愛吟詩，兼擅書法及謎學，是猜謎及製謎的高手，1934年更協助新竹吳靜閣創謎社「的社」。除文學表現外，王隆遜亦經營瓦製造工廠、陶器工廠等實業。戰後，曾協助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社會服務隊，以維持地方治安，並設立「三民塾」，以推行中國文化。1946年時曾任第一屆三民區長，同年亦選上高雄市參議會參議員，1951年後便卸下公職，擔任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委員。1953年時與友人共同創辦壽峰詩社，平日亦熱心公益，著有《槐園集》、《燈謎之解剖》與《槐園謎集》。參考自章子惠，《台灣時人誌（第一冊）》（上海：國光出版社，1947），頁9。
- 16 邱道得，高雄市參議員，高雄商業補習學校畢業，歷任高雄市水利組合評議員，戰後任高雄市雜貨公會理事長、高雄市農業會監事、高雄漁會監事。參考自章子惠，《台灣時人誌（第一冊）》，頁48-49。
- 17 孫太雲，於1943年通過臺灣總督府普通試驗合格，並於高雄州市役所任職員、臺灣食糧團高雄支部主任等職，自營洽豐商行。參考自章子惠，《台灣時人誌（第一冊）》，頁75。
- 18 今三鳳宮入廟門後右側仍有王隆遜所書「三鳳宮沿革」及「三鳳宮遷建碑記」，該碑記中載有協助三鳳宮1970年代遷建之人員，除了王隆遜、邱道得外，還包含了有第一屆三民區民選區長潘子榮及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孫振成醫師。1947年重修捐款名簿亦位於三鳳宮廟前，邱與王均有捐獻紀錄。

綜合上述，這本服務日記目前浮出的人選最有可能為市府民政科的沈幼軒及許藏武，與市參議員王隆遜與邱道得。

肆、服務日記中關於二二八的記述

再將主軸拉回服務日記中的二二八事件的條目，關於二二八的記述從 3 月 3 日起，每日均載至 10 日止共 8 則。

1947 年 2 月 27 日，臺北發生緝菸血案。次日，臺北市民進行抗議活動，因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衛兵槍擊請願民眾，致使民怨爆發，各地出現攻擊官署、毆打外省人的情事。事件爆發時，高雄地區駐軍包含彭孟緝的高雄要塞司令部及何軍章的整編二十一師獨立團，即整裝待命。然，據其日記所載，臺北發生二二八事件時，當日行程點仍為出席高雄市參議會開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仍於高雄市政府舉行，此次的會由從 2 月 2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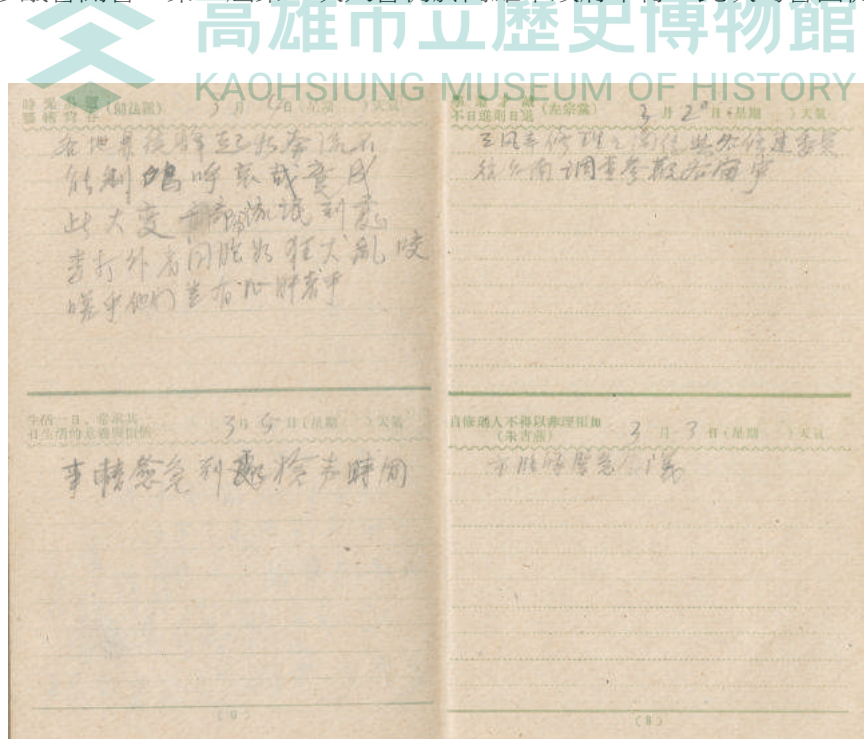


圖 6 服務日記中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記述

照片來源：作者不詳，《1947 年高雄市政府服務日記》（1947），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登錄號：KH2006.002.070。

開幕式始至 2 月 28 日閉幕式，¹⁹ 共四日均載參加參議會，尚無法從文字上感受到風雨將至的焦慮。

時序進入 3 月後，臺北秩序惡化情況已見報，高雄市區還未受到影響，秩序尚穩定。日記中並無 3 月 1 日的相關記載，3 月 2 日則記載隨三鳳亭的修建委員，至臺南地區參訪各廟宇，尚無法從日記紀錄中感受到事態正朝向惡化的方向發展。

然而，遲至 3 日止，官方檔案記載有臺北南下的民眾，由臺南乘卡車進入高雄，亦有臺南工學院的學生加入，在市面上出現圍攻警局、憲兵隊、搶奪外省人的情事。日記中僅用短短數字「市臨時緊急會議」，表達事態似乎已出現危機。這裡所指的緊急會議，是指市長、議長及市府部分本省籍幹部、市參議員及高雄地方仕紳共同討該如何穩定已趨惡化的高雄市街秩序，但會議中並沒有什麼具體結論。²⁰ 根據《續修高雄市志 卷八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所載，該日一〇五後方醫院的國軍受到群眾攻擊，在鹽埕區也出現群眾攻擊圍攻警察局，市警察局長童葆昭座車遭到焚毀，本人亦遭到攻擊等事件。²¹

高雄市街於 4 日後街面秩序已漸失控，駐守一〇五後方醫院的軍隊又遭四百名群眾包圍，市街秩序中已有發生幾起毆打狀況。部分學校、廠區為求維持治安，組織自衛隊，以求保護外省人、控制秩序。如當時的高雄中學及高雄煉油廠區，組織「自衛隊」、「義勇隊」維護治安。同日，市長黃仲圖眼見情勢失控，召集地方人士、市參議員，商討對策，試圖弭平混亂。此時，由於長官公署尚未決定如何處置，因此，高雄要塞司令部尚未出兵控制。

該日記述則為「各地暴徒蜂起為奔流，不能制，嗚呼哀哉，竟成此大變。一部分流氓到處毒打外省同胞為狂犬亂咬嗟乎他們空有心肝者乎！」值得注意的是，記述者明顯對於時局的變化感到憂心，認為局勢已經發展至無法節制的狀態，可能亦非市政府及市參議員之力所能控制。因此記述者僅能在文字上表達幾近歇斯底里的怒吼，內心憤怒溢於文字。

19 高雄市參議會秘書處編，〈台灣省高雄市參議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議事錄（1947 年 2 月）〉，收於陳雲林總主編，《館藏民國台灣檔案彙編（第 194 冊）》（北京：九州，2007），頁 194-205。

20 許雪姬訪問，方惠芳記錄，〈顏阿岩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 161。

21 許雪姬編纂，《續修高雄市志 卷八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頁 40。

5 日，日記中以「事情愈急，到處槍聲時聞」寥寥數字記載，可見群眾、軍隊駁火事件頻傳。其實，該日市街爆發駁火事件，雄中自衛隊和控制火車站的軍隊進行談判時，駁火造成雄中畢業生顏再策死亡。另外，民眾再度包圍一〇五後方醫院駐軍，搶奪槍械及物資，甚至有攻擊要塞司令部的狀況。

同日市參議會及地方名流成立高雄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比照臺北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下分治安、宣傳、糧食、醫療等組，以議長彭清靠為主任委員、市參議員郭萬枝為警察局長。雖有組織，但處委會無法及時安定市街秩序，市長黃仲圖回憶市府已完全無法進行職務，控制秩序，才讓陰謀份子煽動學生、民眾對於外省人財物進行劫掠。更有甚者，因外省人集中於壽山，晚上更有群眾對著壽山駐軍射擊情景，全市已陷入混亂，各地也陸續開始戒嚴。壽山上則有駐軍向山下以機槍掃射。²² 也是同日，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涂光明等人上山見彭孟緝，卻遭彭拒見，雙方約定隔日再談。當時彭已決定派兵鎮壓，拒見僅是為了拖延時間。²³

3 月 6 日，早上由議長彭清靠、苓雅區長林界、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人，上山談判，希望軍隊能恪守紀律，勿出兵平亂。然而，此時彭已無心談判，決意以武力鎮壓，隨即將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 3 人，以手中有武器為由加以逮捕。

另一方面，彭孟緝立刻展開軍事行動，當時兵分多路，一路直抵市政府，便向仍在市政府內等待消息的市參議員、民眾開槍掃射並丟擲手榴彈，當場造成許秋綜、黃賜、王石定及鹽埕區代表王平水、律師陳金能等數十人喪命，甚有逃跑者亦直接擊斃。另一路則為二十一師何軍章團部隊，以控制高雄火車站、高雄中學為目標，軍隊抵達後隨即開槍，造成大量人員死亡。軍隊試圖攻擊高雄中學未果，調來迫擊砲攻擊學校。翌日，在確定無人反擊時，進入校園及三塊厝附近民宅搜索。

對比日記中所載「同上，槍聲盈耳，砲聲殷，女哭兒啼處處聞，被捕市民魚貫似，惡遭玉石一齊焚。」此時軍隊已進入市區平亂，並到處搜捕及槍殺市民，其中以市政府、火車站一帶傷亡人數最多。軍隊不僅槍殺無辜市民，更四處入屋搜捕是否有藏匿叛亂份

22 黃仲圖，「高雄市二二八事變報告書」，收於「為 228 事變及於高雄市建紀念碑事有所陳述」，〈二二八文獻及研究〉，《國史館》，檔號：A202000000A/0079/2212002.69/1/0001/004。

23 許雪姬編纂，《續修高雄市志 卷八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頁 43-44。

子。擔任雄中學生會會長的方振淵回憶從學校撤退後，便先躲入三塊厝的民宅中，聽到軍隊進屋搜捕，還摒氣凝息，擔心被抓捕。待軍隊撤離後，又躲了幾天才敢回家。²⁴

連續二日的鎮壓，彭孟緝部隊已控制高雄市區，7日中午才將遭到軟禁的談判代表釋放，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則就地正法。左營地區的海軍司令部也於同日控制左營市區，8日軍方「收復」煉油廠，逮捕自衛隊成員，仍四處搜捕群眾。另外，在岡山地區，曾有發生攻擊外省人及警局的情事發生，出面協助穩定地方秩序的蕭朝金牧師卻也在10日以「聚眾滋事、收容暴徒」為由遭到逮捕（17日與余仁德一同遭到槍決），高雄地區至此已由軍方掌控。

日記中關於這幾日的記載則為，7日「下午2時，事平，無辜良民被捕無數，中流彈死者亦不少。聞參議會三人犧牲王石定、許秋琮（按，此處應為綜，日記中使用「琮」）、黃賜。嗚呼哀哉議員無辜，竟遭棋（奇）禍，我已不能成聲矣。」記述者對於事件發展的狀態、時間及高雄市政府傷亡的情形多聽聞而知，沒有親身參與其中，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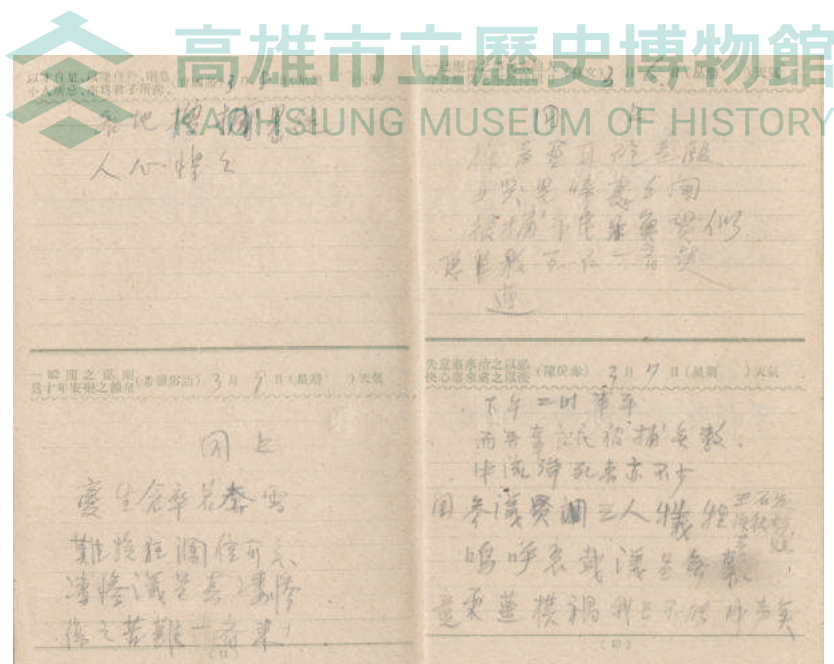


圖 7 3月9日的記述欄位

照片來源：作者不詳，《1947年高雄市政府服務日記》（1947），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登錄號：KH2006.002.070。

24 王御風等訪問，莊建華記錄，〈見證歷史的轉折——方振淵先生訪談紀錄〉，頁151。

可能沒有參加市府的相關活動。另外文字亦展現出對於無辜市民、市政府遇難的三位臺籍市參議員的哀傷。

接續的 8 日記載「各地搜捕暴徒，人心惶之」及 9 日「同上，變生倉卒若奔雷，難挽狂瀾信可哀，淒慘議員真淒慘，傷亡苦難一齊來。」主要還是說明軍隊四處進行搜捕，搜捕工作震懾人心，亦使之恐懼。市參議員許秋棕遇難後，軍隊仍至許家要準備掃射，後因外省同胞勸說才免去一場波瀾，家中成員不少受到驚嚇而舉止失措。²⁵ 日記最後一則記事則落於 3 月 10 日，該天記載「略告平靜，然而余由驚憂勞而病疾。」記述者從 3 月 3 日開始一路看著事件演變過程，了解市政府攻擊事件的狀況、哀傷三位議員的遇難，自身可能也遭受到軍隊的搜捕，因此才會留下驚憂勞而成疾的話語。

伍、日記中所要思考的人與訊息

檢視完二二八條目的部分，我們已經大概能從內容推測服務日記為市參議員王隆遜所有。

筆者會推測為市參議員主要有幾點依據：日記中在二二八期間常用詩詞為記述——如 3 月 9 日這條目的書寫方式，應僅有沈幼軒與王隆遜擁有這樣的漢學基礎。再加上記述者不僅參加市議會例會（1 月 20 日、2 月 7 日），並於二二八事件時，對議員殉職所表達出的哀傷，或許是自身作為議員，對於事件中所展現的無奈及突遭奇禍，感受到的痛苦心境所發出之哀鳴。記述者以「市參議員」改以「淒慘」二字代替說明心境，會有這樣的字句是因市參議員的臺語發音與「淒慘」同音（3 月 9 日條）。詩詞上的書寫與對市參議員的關心，已能排除這本服務日記為市政府職員。同時比對邱道得於事件涉入的程度（如後詳），以及，王隆遜為首屆三民區合作社理事長，而合作社於該年度 6 月 15 日成立等諸多原因，²⁶ 均讓王隆遜成為這本日記最有可能的人選。

那，如真為王隆遜所記述，其日記是否能給我們什麼樣的訊息嗎？

25 許雪姬訪問·林世青記錄·〈王武雄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 240-242。

26 高雄市政府秘書室編·《高雄要覽》，頁 32。

首先是二二八事件於發生的時間點，基本上與研究者過往於相關文獻中，閱讀到高雄事件發展的時間脈絡穩合。3月2日，王隆遜仍與三鳳亭的修建委員赴臺南參觀廟宇，絲毫感覺不到緊張氣氛。高雄發生的時間點約莫在3月3日以後至4日後全面失控，直到6日軍隊鎮壓至10日軍隊搜捕的事態才逐漸和緩下來。我們能從日記文字中讀出事件爆發後一週內，王隆遜先看到市街秩序的失控，到參議員被殺後，軍隊四處搜捕，平民百姓無辜受害，對於事件發展感到憂心及憤怒。

再者，有官方檔案將王隆遜認定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及學生隊參謀一事，顯然與日記所述之事大相逕庭。當然，官方檔案的說法，雖有參考價值，但在作為應用研究上仍需小心求證，是每位研究者所周知之事。這裡還要考慮的一點是，日記中是否為王隆遜在事件案發時所載。若為當下所載，足證明王隆遜如陳浴沂所言，並無直接參與處理委員會的事情——口述訪談中提到3月5日由市參議會召集的處理委員會，理應由市參議員組成，但真正出席的市參議員並不多，根據陳浴沂回憶，僅有邱道得、張啟周、蔣金聰、郭萬枝等人而已。²⁷事件中很多人是因為關心時局，主動參加並沒有強制性。

另外，陳浴沂也提到另外一位市參議員邱道得，因為家中開米店，被眾人拱要提供米糧，因此他屬於供應組。²⁸邱道得的訪談中更具體地描述了在市政府的經過，並為脫險答應軍方要求提供物資殺豬取糧。²⁹若王隆遜此時參與甚深，應不至於完全無語其過程，更不可能僅用「已不能成聲矣」描述心境。加上，許秋綜、王石定等人的遇難，亦是隔日才從旁聽聞。王隆遜是否真如檔案所述擔任學生隊參謀，這一點就令人存疑了。

還有一個點，也是符合日記所述，王隆遜所在的三塊厝區域，離高雄中學、市政府與壽山均不遠。5日後高雄車站即有槍聲也就符合史實。正如雄中方振淵所說軍隊入高雄中學後，同時也到處進行搜捕，邱道得的訪問中更直接指出當時軍隊在搜捕的過程中，只要開門很可能就直接遭到開槍打死，若不開門可能還有機會保留一條命。這點也符合王隆遜在日記中8至9日的記載，甚至亦推測軍隊搜捕過程中騷擾過王家，使王隆遜家族受到驚嚇。

27 根據其他訪談回憶錄所指3月6日當時參與的市議員，除了上山談判的議長彭清靠、在市府等待消息還有副參議長林建論、許秋綜、黃賜、王石定等市參議員。

28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記錄，〈陳浴沂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193。

29 許雪姬、方惠芳訪問，蔡說麗記錄，〈邱道得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記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頁344-346。

「臺灣二二八臺民叛亂高雄區叛亂名冊」³⁰將王隆遜列為二二八處委會委員，並註明其發表煽動言論，但是否遭人誣陷則未可知。然而，在 7 月時王隆遜在一份由彭清靠、陳啟清等 33 名高雄仕紳聯名向臺灣省參議會陳情具保郭國基的陳情書上簽署其名，已知當時他從二二八事件中脫身。也因此，我們無法進一步了解記述者 3 月 10 日後對這本日記如何處置，或有刻意收藏。

鄭志敏教授針對二二八事件前後高雄市參議員的研究指出，二二八事件市參議員為特定目標，軍隊若發現市參議員則會給予「特別待遇」。除了負責談判的議長彭清靠及死亡的三名市參議員外，更有郭萬枝、蔣金聰、駱榮金、王清佐、方錫淇被以各種理由拘捕，或許這也是王隆遜於 9 日特別描述的「悽慘議員真悽慘」的真正原因吧——這些親身經歷的議員對於國民政府大多已感到失望。³¹

事件過後，議會中不僅議員提案數大幅下降，對於官員的質詢更是和緩許多，且多不願發言，甚至出席率亦不高，不少議員如陳啟清、方錫淇等人事件後便辭去議員。³²留在議會的議員甚至對二二八時所遭遇的事情一概不提。1950 年市參議員任期屆滿後，更多議員選擇不再留任，王隆遜就是其中一位。

陸、小結

這本服務日記，由高史博典藏後，尚無法從日記本中了解記述者的身分，亦使該日記無法作為二二八事件高雄地區的相關研究素材。因此本文試著從訪談紀錄、日記內容交叉比對，篩選出可能的人選應為市參議員王隆遜。日記本身所雖沒有記述軍隊鎮壓前市府開會、壽山談判情形，甚至無法說明軍隊進程及後續綏靖情形，卻為我們提供觀察高雄二二八事件的一側面觀點——親身經歷「旁觀者」對於事件的第一手證言——我們從文字了解記述者所見聞的市民如何遭捕、無辜被殺而產生的憤怒，亦能了解到其面對

30 「臺灣二二八臺民叛亂高雄區叛亂名冊」，收於「台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拂塵專案附件〉，《國家安全局》，檔號：A803000000A/0036/340.2/5502.3/6/001。

31 鄭志敏，〈從「市參議員」到「悽慘議員」——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頁 59-60。

32 趙性源編纂，《高雄市志民政篇（中卷）》，頁 182-184。

國軍報復及大肆搜捕，所呈現的恐懼，甚至驚訝到不能自己。字字句句反映的是記述者面對「祖國」幻滅的衝擊³³及猶如理想主義者卻遭到背棄理想的無奈。

今年（2021）二二八事件中樞紀念儀式於高史博廣場前舉辦，會選擇於此辦理，係因七十四年前的3月6日於此地發生首波軍隊武力鎮壓事件，造成不少地方仕紳於此喪命。因此，蔡英文總統發言時不僅撫慰遺族，更要求政府正視歷史，並充分保障人權尊嚴。筆者每每檢視二二八事件資料時，越堅信史料梳理是揭示事件真相的基礎，並反思追尋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不僅是為撫慰受難者英靈、還給家屬公道外，同時也讓曾經歷或見證事件的人們，能了解事件本質，免去活在恐懼陰影之下，並從懼怕中解脫——這些工作一直是身為歷史研究者的我們戮力的目標。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33 王隆遜曾在戰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社會服務隊，以維持地方治安，並成立「三民塾」，以教養地方青年識國語，並積極推行中國文化。自己則投身擔任首任區長，並於1946年參選市參議員。



不斷的
學習
努力
學習
不斷

附錄／1947年高雄市政府服務日記中所載條目內容

日期	星期	紀事
1 月 20 日	一	出席參議會例會、冬令救濟捐募
1 月 21 日	二	冬令救濟捐募
1 月 25 日	日	冬令救濟金捐募
1 月 26 日	一	三民區合作社籌備委員會開會
1 月 30 日	四	出席里民會議推行合作社組織事宜
1 月 31 日	五	市營事業會議因病不能出席，下午七時出席區合作社組織事宜里民會議。
2 月 5 日	三	平劇委員會因病不能出席
2 月 7 日	五	出席市例會討論兼案及其他數事，至下午六時終了
2 月 11 日	一	冬令救濟委員會第二次開會，因為不能出席；省立商業職業學校役員會於上午十時開會，因病不能出席（2 月 10 日）
2 月 13 日	四	三鳳亭重修會議於下午七時開會，因病缺席。
2 月 25 日	二	市議會開會第一屆第四次
2 月 26 日	三	同上
2 月 27 日	四	同
2 月 28 日	五	同上
3 月 2 日	日	三鳳亭修理之關係，與各修建委員往臺南調查參觀各廟宇
3 月 3 日	一	市臨時緊急會議
3 月 4 日	一	各地暴徒蜂起為奔流，不能制，嗚呼哀哉，竟成此大變。一部份流氓到處毒打外省同胞為狂犬亂咬嗟乎他們空有心肝者乎！
3 月 5 日	三	事情愈急，到處槍聲時間。
3 月 6 日	四	同上，槍聲盈耳，砲聲殷，女哭兒啼處處聞，被捕市民魚貫似，惡遭玉石一齊焚
3 月 7 日	五	下午 2 時，事平，而無辜良民被捕無數，中流彈死者亦不少。聞參議會三人犧牲王石定、許秋琮（琮）、黃賜。嗚呼哀哉議員無辜，竟遭棋（奇）禍，我已不能成聲矣
3 月 8 日	六	各地搜捕暴徒，人心惶之。
3 月 9 日	日	同上，變生倉卒若奔雷，難挽狂瀾信可哀，淒慘議員真淒慘，傷亡苦難一齊來。
3 月 10 日	一	略告平靜，然而余由驚憂勞而病疾。